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李彬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第二卷

中国新闻事业史论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李彬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李彬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302-18744-8

I. 新…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007 号

责任编辑:王巧珍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225 印 张:19.75 字 数:274 千字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9.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0571-01

序

格非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

我与李彬先生的交往始于2001年的初秋。那时,我刚从上海华东师大调入清华,因担任本科生的班主任,被安排去京郊的昌平参加为期两天的培训。我和李彬是同屋,午休时见面寒暄,我才知道他也刚从外校调入,而且我们两家居然住在西南小区的同一幢住宅楼内。他虽治新闻传播专门之学,但也淹通文史,于经史、辞章、小说多有涉猎,故而虽是新识,却有重遇旧友的亲切。本来我们约好晚上畅叙一番,但下午的会刚一结束,我就因事提前返校,我们的再度见面被推迟到了几个月之后。

一天晚上,李彬忽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否来家中喝酒聊天。我当时正在家中枯坐,一闻此言,当然喜出望外。原先在上海时,朋友间亦有携酒登门,期在必醉的习惯,可是当晚李彬带来的却是两瓶啤酒,我就猜测他其实意不在酒,在乎言谈之乐也。李彬先生果然博识多闻,谈锋所及,皆有会心之论。约两周后,我依礼回访,他让我见识了他的音乐唱片收藏,并一起聆听了《红色娘子军》的片段。由于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那晚的话题几乎全部与音乐有关。他喜欢欧洲古典音乐,也不排斥中国传统音乐及现代民歌。在即将面世的这本学术随笔中,李彬先生亦有专文谈及赏乐之快,且每组文章均用音乐术语标题。他的《中外雅乐排行榜》,将古曲《阳关三叠》和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分别

置于中外音乐的榜首,亦可见其音乐见识独断于一心的雅人深致。

从那往后,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不仅在学校各类场合频繁见面,他也邀请我去新闻与传播学院讲课,而我系学生中欲弃暗投明,改入他的门墙者,亦年年有之。

李彬先生形容俊朗,言语清赏,俨然儒者风范。他读书之多、写作之勤更是令我望尘莫及。他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告知新书出版的讯息;而每每承蒙他惠赠大作,都让我感愧不已,相形之下,颇有光阴虚度之感。钱穆先生有言,古之圣贤尚且珍惜寸阴,我辈凡人更当惜取分阴。李彬先生在繁重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之余,仍能佳作迭出,惜时之功,自不待言。即如收入这本随笔集的诸多妙文,都是于出差、会议、考察的途中写成。有一次,我亲眼见他在会议茶叙的间隙,不肯白白浪费掉短短的十分钟,埋头誊抄、奋笔疾书的一幕。虽时隔多年,此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都说“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我则是“见其人,想读其文”。沏上一杯清茶,品味《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听李彬谈人生,谈社会,谈读书,谈学问,忆及我们昔日交往的点点滴滴,亦能废忧忘倦。

是为序。

2008年9月22日

目 录

序·····	格非	I
--------	----	---

展履清音

湘行杂忆·····	1
南疆腹地漫游记·····	7
走马河西·····	46
放歌陕北 寄情延安·····	51
悉尼印象·····	60

演说奏鸣

把握批判学派的三个维度·····	71
当下的批判与批判精神·····	79
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兼谈当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	84
政治素质 文化底蕴 实践意识·····	98
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代中国·····	102

著述心弦

如有来生 还上清华·····	119
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123

敬畏历史 珍重传统	127
新闻的“精气神儿”	131

飞鸿回旋

谈学术	137
谈世事	147
谈书籍	156
谈人生	173
谈专业	189
谈逸兴	201

学堂余韵

课下杂谈	213
专业纵横	219
书里书外	225
社会话题	231

学问八阕

第一讲 一个关键点	235
第二讲 一组关系链	245
第三讲 误区与问题	254
第四讲 学界与学风	261
第五讲 研究与方法	272
第六讲 谋篇与写作	285
第七讲 细节与规范	293
第八讲 讨论与总结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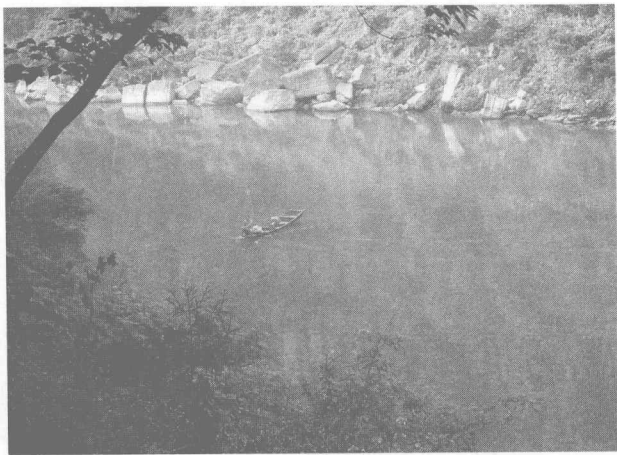
后记	306
----------	-----

湘行杂忆

湖大印象

住在湖南大学的望江楼——一个带点古风的名字。此处位于岳麓山畔，旁边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顺着蜿蜒的山道走下去，不多远就是“闹腾”的湖大校园了。说是校园，并不准确，因为湖大可以说没有校园，校内的园子与校外的社会几乎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学校就是市井，市井就是学校。比如，常见的围墙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甚至连校门都没有（临走时才看到工人正在“校门”前忙活，捣鼓一个类似清华主校门前那样的低卧石碑，上面刻着毛体“湖南大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格局，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人大。北大才子李书磊来清华演讲时说道：北大的园子犹如世外桃源，学生云游天外，不食人间烟火；而人大的校园同社会的接触很密切，充满世俗味道（不含贬义），故学生与社会的关联比较密切、自然，也与实事求是的校风相契合。由此说来，湖大比人大更胜一筹，干脆连围墙和校门都没有，校园就是社会！所以，走在校园里，仿佛置身大街上、市井里，一片喧腾、喧闹，甚至喧嚣，颇不习惯。然而，同行的研究生对此却欣然处之，甚至说当年就是因为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才又专门考了研究生。不管怎么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处校园一处生（学生）。

当然，湖大的校园是蛮漂亮的。树木葱茏，蓬蓬勃勃，翠绿欲滴，有种浓得化不开的感觉。千年古刹，黄瓦红墙，点缀其间，可谓自然与人文和谐相融，现代与传统有机汇通，有时不免给人一种楚辞般印象——神奇而诡异，深邃而清丽。晚上，漫步校园，灯影憧憧，更觉恍兮惚兮，如梦如幻。听着轻柔曼妙的“乡（湘）音”，尤其是女子说的湖南话，很容易联想起“莺歌燕舞”或“鸟语花香”的意境，颇有百听不厌、韵味悠长之概。



潇湘水云

一夜雨声，连绵不断。已是早晨六时，天色依然昏暗，浓云密布，阵雨淅沥，山岚雾色，朦胧飘忽。一师过来，邀我上山，去赏爱晚亭。尽管雨下得时大时小，但似乎都落不到身上，只闻雨声，不见雨点。一路攀登，但见古树参天，曲径通幽，转眼就到爱晚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亭前有一方池塘，曲折逶迤，颇有江南风致。只是亭内有两三大妈在晨练，放着录音机，呕哑嘲哳难为听。山道三岔两横，四通八达，道旁时有名人墓庐，如黄兴、蔡锷等，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半山上有一“古麓山寺”，门楣上写着“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口气不小，门旁挂着“湖南佛学院”的牌子。

岳麓山的泉水挺有名，路上常见三两男女拎着大小“油”桶，上山去接泉水。拾阶而上，周围茂密的丛林杂草间，总能听到哗哗流淌的山泉。

湖师大感怀

与湖大一墙之隔的湖师大，原来曾是湖大的一部分，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分家。昨天下午，湖师大新闻学院将我们一千人马拉过去，参观、汇报、宴请。没想到，这个学院已经颇具规模，仅广播电视实验室就有语音、非线性编、拉片、形体等，而且做得有板有眼。这让人既感动，又心酸。岳麓山下，湘江之滨，原有这样一批埋头苦干、舍身硬干之士，默默的，坚忍的，犹如无往不胜的湘军。特别是看到那些已然陈旧或落伍的课桌、黑板及板书时，感触更是复杂。院长是“七七级”的老大哥，送每位代表一本小册子，都是他平时为学生写的一些小文章。其中有篇送毕业同学的文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晚上，由方先生的一位湖师大女弟子陪同，沿湘江边走了一遭。借着幽幽灯火，眺望橘子洲头，遥想青年毛泽东当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由感慨湖湘大地孕育了毛泽东，湖湘文化造就了毛泽东。如此江山如此人，这样的人物自然诞生在这样的地方了。

岳麓扫盲

上午，接受湖大学生记者采访，谈到对湖大的印象，说了一些人杰地灵的空话。直到下午游历了岳麓山、岳麓书院、橘子洲头等，这种印象才变得具体而鲜明起来。比我低一级的同门学长也姓李，也是一米八的个头，也是来自西域。不过，他是“高人雅士”，不似我一介俗人。过去，在人大读书，我们常常一起散步。今天下午，我们又一起活动。我们先从小路攀缘登上岳麓山顶，再沿大路盘桓而下。一路上，雨水时断时续，时大时小，树木葱茏而茂密，溪水清冽而流响。到达山顶，放眼四望，烟雨迷蒙，山雾缭绕，随着云雾流动，山峦起伏，时隐时显，仿佛命运，既深不可测，又变幻不定。下山途中，又见几处烈士墓。黄兴的墓碑上刻有许多名人的挽联，包括孙中山、于右任等。其中，章太炎的最有名，给人印

象也最深——“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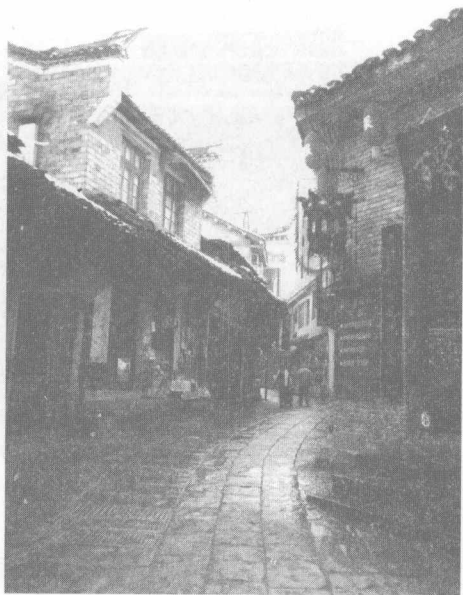
与岳麓书院比邻而居两日，今天始得入内瞻仰。园内重门深院，名胜众多，池有荷花，路有修竹，曲廊回环，别有洞天……总之，触目所见，皆让我等化外之人感到自己没文化、没品位。为了沾点文化气，我们在园内一茶室坐了坐，也附庸风雅地“品茗”（不说喝茶）、“论道”（不说聊天），俨然古之高人在此开坛、讲学、授徒。人大某食堂的墙壁上，曾挂有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着“白马西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今天的所见所闻，让人不由联想到这幅书法。中国人的豪情壮志往往挥洒于塞外，所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则每每回归于江南，所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深感湖大学生的幸运——背依麓山，面接湘水。真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仁者乐（读‘要’）山，智者乐水”。

边城·湘行散记·湘西

漫步雨后的凤凰城，不知不觉来到留影《边城》的沱江，那条翠翠曾经嬉戏、守望的江水，还有那座充满诗情画意的虹桥。夜幕中的沱江别有韵味，印象最深的是两岸吊脚楼上一排排、一盏盏红灯笼，静谧中显得红火，倒映水中，明灭闪烁。从桥上沿青石板台阶盘旋下来，就到江边。江岸依然用青石板铺成，齐齐整整，平平展展，水齐着江岸流淌，人沿着江岸前行。走出一段，有座竹木搭成的小桥，紧贴着水面，跨过桥去，见岸边有一排女子摆摊揽客。细细一看，卖的是大大小小的莲花状红色纸船，中间有一小小蜡烛头，点燃后顺水漂流，据说许个心愿，挺灵验的。不管灵不灵吧，反正买了十只，点燃后顺流而下，犹如一列乘风远航的舰队，构成一道夜色里的小小奇观。

两岸民居，风格鲜明，青石板的小巷蜿蜒伸展，湿漉漉，亮闪闪，让人想起戴望舒笔下的《雨巷》。迷恋于这些小桥流水的风物，禁不住心生感慨：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这些民居多用做旅游出租的客房，而且每名为“某某客栈”，古色古香的，比那些大酒店、度假村什么的有味道多了。沿街走去，常常见到这些出租房的门厅里挂着毛主席的像。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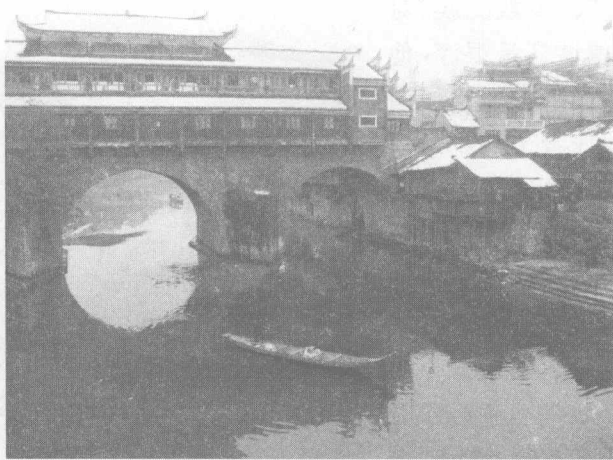
“边疆人民”、“少数民族”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他们似乎固执地厮守着这份情感，就像固守着千百年来祖先留下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在虹桥上见到一家书店，卖的多是沈从文的各种版本著作。挑了一本“漓江版”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小店还备有各种纪念性的印章，挑了一款，上有“中国·凤凰·2005-5-23”字样。



凤凰雨巷

以前的湘西像一首诗、一个梦，美则美矣，迷则迷矣，却是雾里看花，氤氲一片。若非今日去沈从文故居，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就生于斯，长于斯。另外，以前朦朦胧胧觉得他早年当过兵，家境贫寒。今天才知道，原来他祖孙三代都是军人，而且爷爷还是提督——方先生说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在故居又买了他的《中国服饰史》和凌宇的《沈从文传》，上面均有故居纪念章。这部传记20年前风靡一时，题为《从边城走向世界》。

乘船漂流沱江，江水清幽而清冽，摸一摸，有点凉。想下水游游沱江，沾点灵山秀水的仙气，可惜没带泳具。沿江漂流，可以尽情欣赏沱江两岸的吊脚楼，只是感觉反不如夜色灯火之美了。船工也是苗族，是早已汉化的“熟苗”。以前，他自己撑船单干，现在归县里的旅游公司，一月有一千的固定收入，家有一妻二女，还有田地，家境小康。他说，虽然现在比单干时银子多了，但如今花费也比以前高了。问他是否还想要个儿子，他说不要了，养不起。船行途中，见岸边搭有一木台，上有几位着苗装的女子，不停地与来往船只对歌。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打鼓女子，动作曼妙多姿，手臂婀娜翻飞，好似轻盈起舞。



沱江廊桥

晨曦初露,车过湘潭。外面依然烟雨迷蒙,云雾缭绕,想起贺铸词里的意境:“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番湘西之行如一次朝圣之旅,寻访圣迹,涤荡心灵。或由边城走向世界,或由边城走向内心。而只有走向内心,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沈从文如此,古今大家莫不如此吧。

2005年5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期间

南疆腹地漫游记

[题记] 知道斯文·赫定——“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就知道本文标题出自其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当然，本篇文章既非科学考察报告，也非正式作品，只是些旅途信手所记的见闻与杂感。由于边走边记，拉拉杂杂，来不及斟酌，也顾不上打磨，充其量只能算一些“原生态”印象记而已。

此次旅程，历时整十日，长驱一万里，沿塔里木盆地顺时针转一圈，即从南疆咽喉的库尔勒到罗布泊，接着沿盆地南缘 315 国道到西陲重镇喀什噶尔——喀什市，再走盆地北缘 314 国道返回库尔勒，与民国初年谢彬《新疆游记》所述其南疆之行的路线正好相反。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非文字所能尽传，借用诗人郭小川的佳句：“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

亚心之都

今日，长驱一千余里，从乌鲁木齐到达库尔勒，中间还绕道吐鲁番，参观了葡萄沟、坎儿井、交河古城等。

车出乌鲁木齐不久，即到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达坂城风力发电站。这里早以王洛宾的一曲《达坂城的姑娘》扬名天下，“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圆呀西瓜大又甜，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如今，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矗立着一排排巨大的风车，犹如始皇帝的兵马俑，军容严整，威武雄壮。为便于人们拍照留念，高速公路旁专门辟出一弯空地，当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车门忽被一阵强风猛然吹开，这时才意识到外面风力有多么强劲。据说，风力发电站可以满足乌鲁木齐相当部分的用电量。发电站还在继续扩建，原野上堆放着工程材料，待全部

竣工，也许边城就可以彻底告别困扰多年的黑色污染了。说是“边城”，也许不确，因为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就在市郊的永丰乡，简称“亚心”，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地理研究所经过科学测算而确定。在“亚心”之点上，一座雄伟的“亚心”铁塔拔地而起，塔型为英文亚洲的第一个字母“A”。乌鲁木齐由此也被称为“亚心之都”。

乌鲁木齐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故土，“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飞机越过城市东面的博格达峰，乌鲁木齐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平平展展，坦坦荡荡。环城皆山也，乌鲁木齐周边也是群山环绕：西有妖魔山，东有天山博格达峰，南有南山，北有红山——乌鲁木齐的标志。民国初年，湘人谢彬在《新疆游记》里曾这样记述乌鲁木齐的山：

西北四里，有红山嘴（即红山），峭壁悬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坡直上，西南与福寿山（即妖魔山）仅隔一路。……有浮屠七级（如今尚在），与福寿山所有，如双岑对峙，地形险要，乌城西北一屏障也。

东南博克达山（即博格达峰），为天山绝顶，望之如在目前，实距二百余里。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称雪海。……上有大龙潭（即天池），周数十里，水清而甘，深不可测。

谢彬，湖南衡阳人。1916年，受北洋政府委派，来新疆调查财政，足迹几乎遍及天山南北，沿途以日记形式完成这部《新疆游记》，并陆续刊发于《时事新报》，旋即引起各方关注，被视为一部新疆的百科全书。后来，在上海主编《民心周报》、《醒狮周报》，投身五四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曾出任湖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解放前夕病故。

除了山，乌鲁木齐市区还有一条和平渠，穿城而过，水流湍急，水质清冽，系由历史上屡屡泛滥的乌鲁木齐河改造而成。新疆的水系大多来自天山的融雪，所以冰凉刺骨。渠水穿流的河滩如今已是绿树葱茏，片片花坛连绵不断。这里原是名副其实的河滩，除一条清渠，其余均为坑坑洼洼、乱石遍地的空旷“河谷”。跨越两岸多为木桥木栏杆，边城小子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有年发大水，水漫桥面，河谷浊浪滚滚，其情其景，依然历历在目。和平渠曾是儿童的乐园。由于落差大、水流急，时常有人不慎落水身亡。其实，渠水并不大，也不深，只是水流湍急，一

且落水,就很难把握,只有随波逐流,直至筋疲力尽。为此,渠道每隔一段都鼓出一圈儿缓冲区,而这些缓冲区就成为孩子们戏水的场所。说起来,至今保留的游泳癖好,还是在这些地方发端的。

和平渠旁的人民公园曾是乌鲁木齐人的主要休闲地,由于位于和平渠西岸,又称西公园。黄昏时节,公园里时有一群群翩翩起舞的人,路边驻足观看,也觉开心。年轻女子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跳着民族舞,一副陶然忘我的神态,完全沉浸在音乐和舞蹈之中。西公园北门附近有片水域——鉴湖,可以划船,可以游泳,周围一排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似与纪晓岚和《阅微草堂笔记》有关。主编《四库全书》的这位清代大学士曾被“发配”边城三年,留下一卷《乌鲁木齐杂诗》,其中第一首写道:

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

行到丛祠歌舞榭,绿氍毹上看棋枰。

看来流放西域、发配迪化(乌鲁木齐)的纪才子,对这里还是颇为留恋的。事实上,“流放”、“发配”等恐怕也是不无地域歧视、文化歧视的概念。按照季羨林先生的概括:“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四个,这四个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新疆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历史长歌,在新疆人眼里,谁能“发配”新疆、“流放”西域乃是莫大的福分呢。这里地大物博,面积相当于十个浙江或三个法国。境内有壮阔雄丽、奇崛优美的自然风光,大漠戈壁、冰峰雪岭、湖泊湍流、草原绿洲等无不如诗如画;还有绚丽多彩、缤纷灿烂的文化,融汇着东西南北和古今中外的精华;更有一系列五彩斑斓、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乌孙、楼兰、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府、西域三十六国等无不令人心思飞扬;至于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伊犁的苹果库尔勒的梨等更是名扬天下,香飘万里。“发配”、“流放”这等地地方,不是福分是什么呢?至少瑞典探险家、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的作者斯文·赫定,一生痴迷新疆,留恋西域,甚至为此终生未娶。同样,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对话时,更流露如此愿望:如果容许自由投胎,他最愿意选择的时空是佛教传入新疆的公元七八世纪,也就是大约李白生活的年代。李白生于西域碎叶城,唐代有名的“安西四镇”一度